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五十九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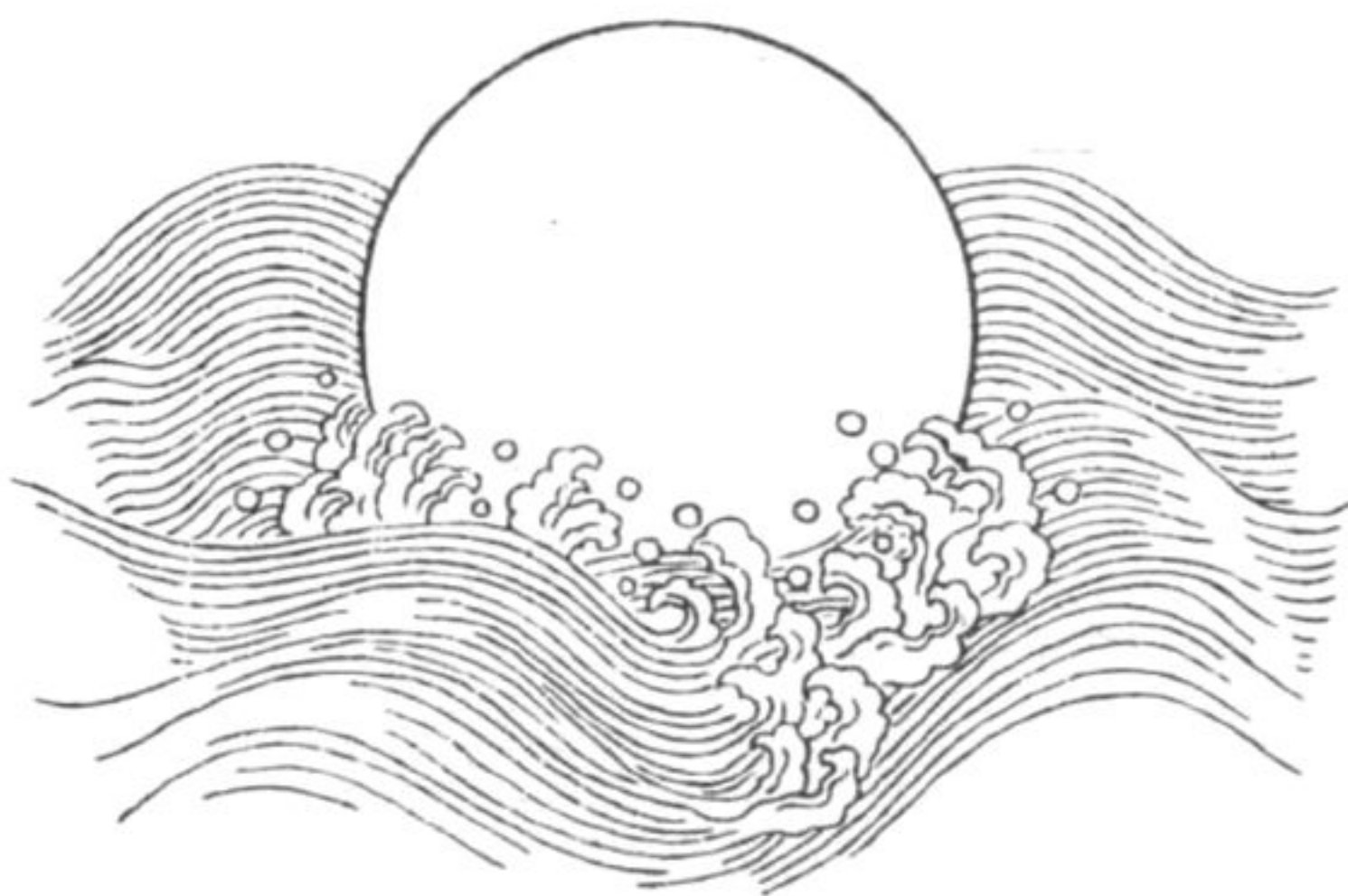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

第五十九冊

黃山書社



(明)黃震象 撰

思菴遺集不分卷

清同治五年廬陵黃氏刻本

思菴遺集

廬陵社邊黃震象交侯甫著

房姪孫贊湯華農甫校訂祖
同邑後學胡友梅雪村甫參校

目錄

歐陽修獎引後進論

道者適於治之路論

圖治策

吏治策

史學策

樂律策

學治策

法令策

思菴遺集

目錄

言功策

選用策

財饒策

吏將策

兵農策

守令策

寇算策

邊防策

聖諭詩序

永明縣志序

王嗣宗稿序

試讀自序

朱石者稿序

程觀陽會稿序

劉聖父近義序

焚草自序

戊辰房稿選序

全集目錄

余岸少稿序

蕭儀臣稿序

羅圭峯先生文集序

屏編自序

鄧子心易序

劉三登稿序

典初初刻序

禾川政畧序

轉智齋集序

靜齋新集序

益社初編序

胡氏家乘序

古今史取序

潭溪胡氏族譜序

送陸邑侯赴京序

送吳郡伯備兵南昌序

送余郡伯副憲滇南序

送吉水王邑侯赴京序

思菴遺集

目錄

送徐郡伯序

送林郡伯治兵嶺北序

送洪司理赴京序

解中丞奏最序

吳郡伯奏最序

張邑侯奏最序

吉水顧邑侯奏最序

萬安申邑侯奏最序

吉水陸邑侯奏最序

劉邑侯奏最序

督學侯廣成先生奏最序

崔司理奏最序

鄧司理奏最序

永豐羅邑侯奏最序

毛郡倅奏最序

賀朱司理得賢序

劉養純體源兩君築室落成序

歐陽景塘翁八十壽序

劉終南翁六十壽序

封太翁羽高先生七十壽序

總督少司馬張公五十壽序

王誠初親翁六十壽序

王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義城祠寢室記

致熊雪堂少宰書

復巡撫楊公祖書

恩菴遺集

目錄

上魏撫臺揭

保固守晉公揭

劉近吾翁六十壽序

黃還原翁八十壽序

劉懷宇翁六十壽序

封太翁雍先生六十壽序

蕭慈圃親翁六十壽序

陳母武夫人八十有四壽序

戊申房稿隨筆

致熊雪堂少宰書

回劉平田書

誤殺官兵揭

三

黃恩菴先生遺集序

胡友梅

昔蕭敬範云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省覽斯言腸未嘗不車輪轉也蓋自漢唐以來著述益富湮沒益多歷代史書所收入經籍藝文志者已百不及一後世檢其志而得見其文者又十不及一然此猶概論耳即我吉安郡縣志所載不下數千家大半化為灰燼蓋為雲烟粉社之人或不能道其隻字傳國若斯之難哉乃今讀黃恩菴先生遺集而為之幸也先生天才卓越父兄並以文章名所交若陳大士馬季房賀司上劉晉卿曾義臣輩皆才男子斯夕切劇學問日上年四十舉崇禎庚午孝廉

恩菴遺集

序

一

全集自序則庚午以前稿已四即本今不存存者庚午後所未刊者耳其文深於秦漢諸子縮為伸證為甘樸拙為幽秀驟讀棘句荆舌振幾不可卷及反覆細玩則如諫果咀嚼妙有回味出土古鼎形色黯淡而寶光內含如鳥道羊腸截崖巉巖車駘不達而蒼藤老木嵐翠雲影翳鬱晦靄於其間此豈握三寸管劇製古人遂號能文者比哉且先生志不獨欲以文顯也身丁明季國運日隕流寇徧天下目擊時艱幽憤填胸所著策論十餘篇燭照古今洞晰利弊實可施諸行事惜乎其窮而不見用也明社既屋旋遭家難沈寃三年方得洊洗自是愈淡於人事隱安成九龍

杜門著書以老自先生沒遺稿散佚幾二百年其族人中丞華義先生始以粟四斛購還數卷於倉山後復於友人羅小嵩處得數卷合之尚缺其半又多為蟬蠹鼠齧而中丞官京師尹奉天典試江南視學閩中督河撫粵馳驅數萬里常挾諸笥候中閒暇讀書居適寇犯吉安屋廬什物並成焦土惟是集日攜於傾側獲存之際性命與依固中丞之善於寶護亦作者之精靈不可磨滅也治三年中丞僑寓虔州予館思補過齋暇日命理其殘緒將印聚珍板流布於世維時炎氣繚隆熙天灼地若有清風驟飄生人席間夜則孤燈靜對蟲聲喧砌星斗垂檐彷彿遇先生於零落

應希遺集

序

二

簡之上猶憶往歲館中丞同族精舍見子忠御史溫陽孝廉一均有一髮千鈞之慮予屢屬黃生世模重壽梨棗而尚不果後考郡縣志御史抗疏被謫直聲震一時已入庶官傳孝廉在元集數種入藝文志獨先生姓氏沈淪子孫復凋零在外其文幾化為灰燼盡為雲烟今乃得中丞從人往風微之餘闡發其幽秘不可謂非幸也然予惡知過此以往黃氏苗裔尚有寶護是集如中丞者乎又惡知將來讀是集有流連愛慕取其人與文上采八國史而下補於郡縣志者乎序是集又重予無窮之望已

歐陽修獎引後進論

黃震象

天下之才不視所生視所成。不視所用視所植。才之生而用之。天地職其始。人主職其終。權各有其半耳。全至之幸。賴於君子之願力。非君子之願力能始天地之生。終人主之用也。才不易生。生不易用。必有以扶護長養於其始。而後能昌明拔擢於其終。夫是者君子事耳。何者。造化於物。生之而意已盡矣。稚與王不可知。荅奮盈竭不可期。不得以其事望之人。其人而主天下者。其於才逢隔矣。廷陛與崖澤不相到。纓章與韋褐不相儕。夫或韋韋或崖或廷。此荅奮盈竭之候也。天地既不尸。人主又無庸心。使

應希遺集

論

一

地間顯藏於人主。人主委豐富於天地。其於才亦豈有幸哉。草木鳥獸。則猶是也。梗豫昏於鄧林。騏驎惑於皮毛。鳳凰迷於冠鳥。則呢矣。聖人出而草木以爲蕢蕢。鳥獸以爲龜龍。其後也。朽莖以爲紫莖。疴蠱以爲麀角。夫神之以著。顯之以麀角。亦聖人之獎引之已矣。玉起於身毒之閩山。脊之以爲蒲穗。之以爲穀。視直於其工金起於荆揚之右滄。赤之以爲日。白之以爲月。視能於其匠。天下之才而有以成之。天地人主之所厚望也。語曰。百歲之計。樹人夫人主必俟百年而用。幾無土矣。土必俟百年而用。幾無世矣。君子知其然。於見芽抽端之日。早已扶之護之。長之養之。以爲成於

其王不如成於其稚。庶幾奮不復奪而盈不再竭。所謂善植者也。且夫時之爲麻。麻之爲衣也。嫉者弃之。君子晰焉。是故桑弧而四射之。引之兵也。執羽而舞象。引之宗伯也。樂正也。數紀籌算。引之司農也。侯撻獻職。引之刑也。三年樂群。五年親師。七年論學。取友引之銓衡也。知數通達。強立而不反。引之仔肩。以批大郤。臨大節也。方其未芽。未端。君子不擇人而殷且篤。況其稟光岳之精靈。穎露鋒燭。號爲英達。通敏之彥者乎。夫英達通敏之彥。家國之所仗也。世日爲後進而弗之獎引。其疑有三。一曰氣翹。夫士之效於世者。氣耳。水經龍門。積石而排天地。厯鬼神。風起蘋末。而墮乃怒。呼

思菴遺集

論

二

刁調。此大利大害之所倚也。懲其激而待懲於其靡。至再衰三竭。而初鼓之氣。恨其未試。古今之大痛焉。一曰識狃。夫更嘗希見事短。後進誠未飽善敗。顧瞭於人語。而智卽長。其精則已銷亡。且才之所鍾。或老而壯其猷。或少而老其智。殊等絕類。而不可與庸伍。比絮者豈少哉。一曰志銳。夫後進之好侮老成。輕變定章。要亦與型之不具。而多制之爲憂乎。古之君子。以智名。名天下。天下無不智。以勇功。功天下。天下無不勇。天下軌於智與勇。而並驚於功實。果銳之志。亦竟歸治而美其器。且夫人主乘士志之銳而用之也。若矢初下於藥。而刃新脫於硯。發而頓之。何洞弗穿。何當弗破。論

挫之而憤。憤之而倦。亦如矢末刃鈍而無濟。可不大傷乎。嗟乎。自漢大將軍語蘇建。人臣何與招士。後更鑒於廚及之禍。推賢進士者。幾乎哉。宋歐陽修立朝。議議權貴。侃侃無所避。及衡文排抑太學。不少置。史所稱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其固然者。實識曾鞏王安石蘇氏父子。率爲聞人。安石無足論。曾蘇未爲人知。修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史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信矣哉。嗟乎。修惟懼君子無朋。而是時呂章之黨日張。亟亟樹人爲諸君。計修意不僅憐才已也。至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政事。殆欲以成之者。植之耶。

思菴遺集

論

三

道者適於治之路論

黃震象

善爲治者必操其本以致之而後有以循其途。國恒始於治。恒終於亂。其始也。或綢繆其文章。苟且其法制。而事之所造。卽弊之所叢。於是治亂之轍若循環。而聽運數爲往來者。若涉莽蒼之區。幽昏幽之宇。茫不得其所循之途。嗟乎。天下何事無路之可適。而治乎哉。治之路誠修矣。三月聚糧者。有以適之。宿春則否。誠迫矣。追步逐日者。有以適之。畫地則否。治之路誠歧矣。師馬指車者。有以適之。之越望溟者。則否。自昔聖王。銳然有整齊海宇之志。而擇術審趨。必操其本以相致。故早建豫儲聚糧之圖也。精論

思菴遺集

論

四

淪治逐日之誠也。洞窾中機。司南之引也。顧吾總而歸之於道。而者治之需道最急。而道之徵治最捷。夫道奚在乎。其顯者。春秋詩書春秋執禮。而其微者。惟人主之事乎。學問而遂乎性情。是以明於易。而陰陽往來之辨。可以治君子小人之進退。明於詩。而貞淫奢儉之則。可以治謠俗風聲之異同。明於禮。而郊廟孝敬之典。可以治天人神鬼之幽明。若夫深宮之中。燕閒之頃。清心寡欲。以澄其源。謹好慎惡。以發其端。日與賢士大夫危坐而進之。敦經而行之。斯蓋性情學問之美。卽書所紀政事一原於執中敬止。而道有外是者哉。蓋昔者周室衰微。王事泯闕。孔子惓惓以王道維

魯蓋欲深切著明之。而身隱而不遇。其意每每散見於六經。至春秋。褒誅忠佞。進退彞夏。陳天人災祥之因。以扶王迹於不替。則其備於春秋。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顧聞諸篤論。有云。物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德莫大於和。道莫至於中。中和天地之美。聖人所保。也。謂春秋爲中和之理。非善言經者乎。夫德之與刑。道術所由。治亂所先。光端也。儒者括其旨曰。道而陳其具曰。仁義禮樂。仁義禮樂者。所以勝殘殺之本也。尙德而緩刑。其於治豈復三代而下所可擬哉。孔子以春秋適治。而深於春秋者。以仁義禮樂治。且

思菴遺集

論

五

義禮樂。又豈迂疎漫緩如腐儒者所施乎。名法不可以干道。而可以包名法。權術不可以駕道。而道可以妙權術。故富強之要。必出之卽兵食之謀。賞罰之用。巧劑之。卽藥石梁肉之宜。春秋不貴嚴名法乎。陰用機權乎。德刑之變。不可握固。使孔子而治末世。其道可勝用哉。腐儒謂禮樂興於百年。夫使百年後興。人主望治於何日。耶。棄捐禮樂。謂遊一世於渾冥。則洪荒而後。將託清淨以自逸乎。夫清淨又何以治也。老氏曰。失道而德。失德而仁。義使仁義真煩苦天下之資。則又操何道以適於治哉。三代而下。治之近道者。無如漢文。其賜租除肉刑。蠲赦農桑。誠非後世慘酷少恩者。

及顧好言黃老而改朔易服協音正律之典。謙謙未遑。詎非以清淨託道而道愈聚乎。武帝者漢之慘礪主也。雖名尚儒術。實好刑名家言。觀其答桑羊邊士馬物故。漢武不涉念。至聽趙張定律令。而鷹擊行。聽桑孔算舟車。而秋毫析。猶令禮官與禮勸學。立樂府使相如等爲詩賦。嗟乎。登封望幸。何與於禮。天馬房中之曲。何與於樂。汲大夫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然則漢文近仁義。而禮樂未遑。漢武侈言禮樂。而仁義先絕。奈何欲適於治哉。夫道之通治也。如一轂而轉三十輻。治之資道也。如川必資舟陸必資車。其未治而道治之也。如湊足於五父之衢。其望治而有道以治之。不復亂也。如黃驥驥於數舍。故曰道者適於治之路。蓋置道乎通達之言。而愚爲論列之如此。

思菴遺集

論

六

圖治策

黃震象

歷選列辟以至今。其以冲齡踐阼而聰明神武。憂勤天下。如我皇上。蓋隻千古無兩焉。摘發隱伏。如烈日照。威靈所懾。如霆發而電馳。信必而斷行之。如風雨之倏至。而寒暑之不可挽。蓋舉千聖所計月積歲。迂其期以待者。皇上可課之旦夕。卽千聖之晷日分夜。遑遑而虞難繼者。皇上習之不以爲苦。於燥哉。以太平會不決期。顧責治愈急。而太平猶隱隱有待者。何耶。議者曰。有君無臣。奉行者怠也。陳謁者理其文。而不既其實也。贊襄者救過不贍。寧緘舌袖手而不敢當先也。是誠然矣。古之論帝王者曰。神聖。其臣不

思菴遺集

策

七

或不及其臣。夫人君者。天地河岳精靈之所聚也。何至遜能於卑賤。惟一見爲臣不我及。則自智而愚。不得效其明。目勇而怯。不得效其力。至於愚怯窮而智勇亦不能獨運。則謂神聖不及者。豈帝之善道乎。人者與君分治者也。任人者君所以代寄其憂勤者也。顧有養之而後任者。有辨擇之而後任者。有督責之仍優游之。而後任者。養之而任。則戒在愚者之養魚鳥。夫懼魚鳥之寒冽也。顧遊之於溫湯。而棲之於火林。魚鳥可得而用乎。辨擇之而任。則戒在櫛髮耨苗。夫櫛髮耨苗者。少所去。斯多所全。固也。若絲絲而厭之。粟粟而疑之。其所全於髮與苗者。有幾。優游之而任。則戒在

繩飛走者之不弛其繫。蓋已弓傷而重繭矣。猶謂高飛者必繫其羽。疾走者必繫其足。幾何而收飛走之用乎。嗟乎。皇上蓋無事無意不法祖者。昔高皇帝之開天。文皇帝之翊運。當亂國用重之時。未嘗不以英斷明察。追堯舜之兢業。然考當時上下情意。雖無臣工者。不厭諂復。又復虛懷而訪之。寬文法。緩期日。而責成之。故如李韓國之定經制。陶姑孰之治禮教。中山開平之成武功。皆得畢心竭力。以抒所抱。後如解胡金楊諸臣。相與從容商榷。至今思之。未嘗不歎卷阿魚藻之盛也。是故敬皇帝以一切之恩優臣。下人自此恬。亦自此奮。肅皇帝以一切之法操臣。下人自此務。亦自此。此掣我皇上承奸蠹叢結之後。固不得不首用精明。夫創之固難也。亦復有含光承影之爲刃者。蓋勞試而折誠。不如鋒鏑。而況自任任人。勞逸固懸殊也哉。衷祖德而先後布之。愚生固知皇上之有以神其用也。

吏治策

黃震象

今天下吏治壞極矣。上之人疑有司以不肖之心。而爲之有司者。利祿羶其前。身家窘其後。未免酌食泉而營金穴。則繩吏治於今日。顧未有不先貞廉者也。雖然。吏而廉與女而貞等耳。未有不貞而可女。則未有不廉而可吏者。周官六計。悉弊以廉。而世之古也。士好清節。人矜名行。故求廉於三代也。如積雪於瑤池之圃。潔皜未有白也。惟風漸下。於是臨深以爲高。示白以形其墨。蓋廉之貴於當時。已不勝貪黷之變焉。而後有才吏者。謂小謹不必飭期於國事民生有濟焉耳。在昔漢盛時。姑蘇飲水。如桐鄉中牟諸政。未

易指數。乃趙張尹蓋之徒。勇於取循吏迹。而失其意。其時祇以深文刻法。繩束閭左之豪有力。或至鉤鉤距。試其小技。而功名盛於治郡時。夫漢自武宣而後。脊脊多事。故非極才有識。惡能勝其任而愉快哉。蓋今讀武帝求才一詔。思及羣駕跡跡。蓋亦時適需才有不得。高談廉平者。況今國家何時乎。漕粟之供。弓矢之徵。朝廷軍國之需。皆取盈於時日。孰非有司辦者。且夫鼓鑄屯鹽。水田河渠之事。有司者百手措之不給。邊方之撫流移。督農桑。其難更什伯中地也。使僅得一飭身勵行之士。藉以端矩而範俗。而大司農朝夕切責。太宰執簡而書其敏鈍工拙。其何以應乎。夫非敢以貪

詐教天下也。凡有餘於才者。其力更足以振天下之靡而矯其俗。觀漢史所列才吏。其人率儉節自苦。蓋惟殫技於民生之利害。畢慮於國事之弛張。則身家之謀。自有不暇及者。故謂才而或類於守。其必不才者耳。夫轉不才而才。才全而廉平并備。今豈無其人焉。而謂吏治遜東西京哉。

史學策

黃震象

史者天下之目。千萬世之日也。一身之毛髮骨節。得目而辨。宇下之草木魚鳥山川雲物。得目以無遁形。況夫國家一代之事。政治之得失。禮樂兵刑之因革。君子小人往來之運數。宦豎夷戎宮闈之治亂。此何如鑒戒。何如宏鉅。而可無史以爲之日與目乎。史家近議。此自文人結習。其謂作史者。遞有天刑。要皆誣枉之論。是以筆旣絕。紀傳代興。文直詞覈。則推司馬子長。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則推班孟堅。綱志述之同異。開魏晉之藻艷。則推范蔚宗。彼夫陳氏之帝曹。號收之寬爾。朱其是非之謬。視子長何啻十倍。又安

望以文章之雄。紹班范乎哉。唐太宗不難以人主之尊。親灑宸翰。高議往代。然辭出衆手。議非獨照。至歐陽氏文章妙天下。而譚朱於帝。實起盜賊。其外若令狐氏李氏。及脫脫氏。無慮十數家。或分國而書。或合世而紀。祇足備當時之稽。豈其能徵信後日耶。國家因史設官。局有分職。故凡宴對之話言。宮庭之傳宣。無不得執簡而載。然其所記者。自起居而外。祇六曹章奏。即抄所流播者耳。是以二祖列宗神德聖功。僅披藻於實錄。而海內有志之士。竟不得快睹其全。且夫一代之事。有蹟實而無論斷。有編次而無是非。即尊親多諱。而年來大奸大妖大兵大獄。獨不可以一字號。其

乎先臣王世貞欲從晉代下逮元季編一家言倣司馬氏之紀傳而有志未就顧此亦局廣願奢且昭代懿美尙付影響何暇及所不臣事之朝哉夫今政中興時也其一在徵文蓋鄭之吾學編鄧之函史王之史料若日抄隨筆炳炳海內者無論卽各郡國豈無先哲從草莽中紀述大政者乎漢計吏輒令守令上所郡國書記此今可仿而行之者也其一在徵賢方今虎觀天祿之彥繪天流雲之才項背相望然山林藪澤中豈無三長五善豹隱而龍潛者乎亦令郡國各舉其人以一徵車致之誰無千秋立言之思哉夫彰君王之德著朝家之模不朽盛事方幸於今遇之而愚生所徵

思菴遺集

策

三

先正者無如野史蓋數十年來國家有一番甲乙定有一番是非而在野之占望風氣者不憚變亂是非私立簡編考事者既無衷惑聽者遂因以移且更有一種鄙穢傳疑之小說指斥官宦榜門戶此非罪資斧鉞早應焚棄者乎私學屏而後正學明應然況其爲一代之史耶

樂律策

黃震象

聲音之道微而難通卽聖人未嘗顯言之季札聽風而知國之盛衰可謂明於音而不可謂明於律也武王克商而止用七律後世不察而以爲專用地紀蓋律呂之紛如遂至今莫一矣生也嘗考古而習之而終有疑者數端曰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也曰三寸九分爲含少而又八寸一分曰五音之外有二變也曰君臣民事所由名也曰多寡清濁先稱之不倫也今姑對以所問蓋娶妻生子之說沿而愈滯至中呂不能生黃鍾而數窮矣京房之以五乘十二而得六十也後錢樂之衍爲三百六十以配歲日也其起

思菴遺集

策

三

旋宮之不通乎假執始以一週則不得不立四清聲有清聲則得不起變律及變半倍半而宮徵之二變成矣夫聲氣之迴環自有偶符無端而意造之無端而意廣之其合者幾耶而今古相傳竟莫敢異同者夫亦信古而過乎則姑請以三言正之曰明理用審數曰定器夫理何以明也陰陽饒乏之故有忽而交有久而審以黃鐘歸天統可矣而必歸人於大簇曰生寅也歸地於林鍾曰丑未對也可謂理乎誠精之河圖以明其奇零衷之歷法以試其氣候則理有不洞然者耶若數何以審也百物之權始於爲度度明而衡量諸伎以廣故三寸六分而衍爲八寸一分又寸而九且

十也。或疑周尺與漢晉有異。謂黍縱而八一也。橫而十也。斜而九也。其數確有可稽。而試詳夫秦氏之制。極之籥度。必有錙銖不爽者。數審而後可以定器。蓋器在古今異同之間。如金石鐘磬也。而後乃易之爲方響。絲竹。箭琴也。而後乃代之以箏笛。且工合四一之俚語。欲以該統五音。器有何知。而能委蛇以從哉。嘗疑牛鐸玉磬之借資。無闕元韻。故未幾而差若玉尺之出。或好事者附會。則懸編之制。其可不詳。而使人笑定鐘者不識私工之移也哉。總之樂出於天。必以自然爲宗。自然者。理與數與器之妙合也。今日者天子建中和之極。海內乂安。以司馬氏所著律書。始成周終。華文

思菴遺集

策

高

之意。其有應運而訂三奏者乎。夫近者瞿氏之圖。鄭氏子之譜。雖有精心微詣。不當以元聲槩抹殺之者。生也。外有慨於中。欲效管窺。特未可以一楮盡也。

學治策

黃震象

聖王不與英主同學。聖王不與英主同治。古今所稱英主。聰明神武。率擁前聖。顧朝蠶而夕衣。朝耘而夕殮。又或利欲其中。仁義其外。仁義其始。律令其終。三代以降。治統在上。學統在下。在下則上無學。無學則併無治。何者。學治無二。營不政之學。勿與言濟。今非道之治。勿與言追古。所以英王代興。而聖人不一二觀也。聖人之德業同矣。義和欽若。林禱而祠。制作大備。上感風雷。學乎天也。定十有二州。井牧區野。市廛林麓。咸致其利。學乎地也。嘗草木。藝菽。救車於鳥。飛舟於蓬。轉書契於蝌蚪。學乎物也。夫天地之精。眇庶

思菴遺集

策

高

物之格。察而質然。裁之以爲政。聖人之學。如此其爲治也。且漢之初。有官紀。歷算。琴瑟。蕭。簫。而未嘗有易書詩春秋。義與實唐虞易治天下。虞夏以書治天下。殷周以詩治天下。素王以春秋治天下。六相辨官。爰始虞命。涿鹿阪泉。爰肇泰武。則義與實也。九敘惟歌。言志永言。明哉良哉。肆爲唱和。則虞夏之學詩也。刑賞立。彛戎之君於大門之外。使不得登明堂。則殷周之學春秋也。易始羲皇。而終素王。厥治最久。夫其始特若後世大儒。猶其之書。詔誥。牋疏之章。樂語。塞歌之響。編年。大政之紀。而實無義與實以爲易書詩。以爲春秋。聖人之治。如此其爲學也。有能修學於廟

治化本易書詩春秋之意。體天地民物之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皇上又何讓焉。傳曰。富有大業。日新盛德。以其所可至。引其所未至。勿二之。勿已之也。愚謂皇上當學天。日變星妖。雷冬霜夏。救禳何術。德刑何修。故不可不學天。又當學地。山金海嶠。畝澮所。殆何法。使不愛寶。疆土淪蹙。何由廣之。故不可不學地。又當學物。金粟相權。以制生死。楮幣相通。以制贏乏。器械甲仗。何具而足。故不可不學物。又當學易。內陽外陰。以別元黃。損上益下。以沛屯膏。言師者七。寵錫則王。言刑者五。議緩則孚。故不可不學易。又當學書。齊其威顏。以爲廣颺。作盟作誓。灑東山之泣。懼貽後世。以戒於

思菴遺集

策

六

費誓三致意焉。故不可不學書。又當學詩。天保治內。采薇治外。雁以歸流。從椒聊以抑強僭。車鄰以懲婦寺。故不可不學詩。又當學春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嚴內外之防。正君臣之統。故不可不學春秋。吁。其隆哉。且皇上素稱智仁勇矣。仰觀俯察。探賸窮幽。上古無遺智。智之治天下二千年。胼胝堙洪。泣罪解網。征東復西。不勝恩。中古無遺仁。仁之治天下二千年。老謀武力。以戰則勝。以攻則敗。近古無遺勇。勇之治天下二千年。皇上備三德於此。治且六千年於此矣。夫智不在摘隱伏。燭碎小。而在瞻言百里。仁不在惠恩。佳勸誅罰。而在撫恤元元。勇不在耀禁旅。增邑伐。而在制勝。

堂上。孟氏曰。當務之爲智。省刑之爲仁。一怒安天下。文武之勇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皇上又何讓焉。

思菴遺集

策

十七

法令策

黃震象

聖人不徵無益之嗜。不進無疾之藥。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欲。聞然無所令於天下。而天下治矣。法所欲信。令必徇之。令所欲騁。法必禁之。雖聖人不能以治天下。呂祭酒論楮法曰。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之識也。法其至元所習。令其交鈔也。百世之制。稟裁神明。懸如日月。通乎晝夜。且夕之畫。規乎偶至。譬諸風霆霜霰。倂而不恤。是故運有成。中時有艱。易勢有夷。棘事有繁。約令以云救。非人主之得已。而猥引令以咎法。則世之大誣也。凡令非無名之患。而無實之患。非無利之患。而無害之患。名者上之所造也。實者下之所出也。利者下之所奉也。害者上之所予也。名之所期而實副。其憂在上。飽上飽則下匱。名之所期而實不副。其憂在下。擁下擁則上誅。利之所集而害伏。其憂在下。怯下怯則上忍。利之所集而害不伏。其憂在上。奮上奮則下荅。況乎名無可據。而利非有真盈。是以聖人於令也。寬之寬之。而天下固已治矣。天地之令。風雨露霜霰數者而已。雷之發也。厲擊霜之隕也。毀折然霜隕而雷隱。雷殷而霜避。天地以爲兩者煩苦萬物之具。不忍萬物之兼被乎此也。夫使天地而一日行其數者。則天地不能使萬物而一日被其數者。則萬物不能其

惡菴遺集

策

六

不能者。上窮於施。下窮於受。非獨勞逸之宜。生殺之故也。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倍之而未必治。夏商之令。不如唐虞也。漢高約法三章而天下治。張湯趙禹定之而漸不治。趙張所定。不能如三章之令也。國家之安。莫安於易察而難欺。國家之病。莫病於數動而難靜。國家之豐。莫豐於耳目一而語言信。國家之耗。莫耗於手足亂而精神紛。夫令。君制之。百司行之。其委地而受者民耳。一民也。既富之而農復召之而士。既役之而兵復算之而商。則民疲且一農也。既勸之庾於私。復勸之廩於公。既條之輪於預。復條之貸於偶。則粟罷。一士也。既督之絃於庠。復督之篋於雍。既肆之嫻於文。復肆之厲於武。則學罷。推之兵。既伐於東。復勸於西。既團於鄉。復伍於部。則勇罷。推之商。既緝於舟車。復緝於市廛。既稅於轉販。復稅於間架。則貨罷。此四罷者。天下之大盤也。土偶之言曰。生於土。歸於土。令之所賴。受於民。亦格於民而已。且令繁則因以備官。備官則因以裂權。裂權則因以誣事。誣事則因以隳功。此四因者。又天下之大盤也。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政也者。不可越者也。人今日治弓。明日治裘。明日治泔泔。雖善技者。不能承教一畝之區。稽人行其鋤。管虞人行其斤斧。佃人行其罟網。玉人行其搗。鋪幾何不裂畝而獲也哉。記曰。苟有車

惡菴遺集

策

九